

公民视点

“代理家长”



“都停停,来吃面条啦。”傍晚6点,湖北武汉市洪山区珞狮南路一间老旧的宿舍房里,5名小学生放下写作业的笔,围在何晓云身边准备吃晚饭。

52岁的何晓云是洪山区珞狮路小学的一名语文老师。对于这些孩子来说,她更像是“代理家长”。13年来的几乎每天晚上,包括寒暑假的白天,这里都如此热闹。前后有十几名学生长期在这里免费接受托管和辅导。

这是一栋上世纪90年代建的4层宿舍楼,何晓云家是3楼的两个单间,厨房就设在走廊上。在她10多平方米的卧室里,摆着一张四方小桌,4名学生在书写作业,还有一个孩子坐在小板凳上,把床当成了桌子。

“今天的课文会背了吗?”何晓云轮流辅导着不同年级的学生,两名二年级的孩子作业很少,写完了就自己安静地看着课外书。读六年级的周俊琦是这里的“老生”了,他从一年级开始,几乎每晚都在这写作业。

“资历”更深的谢家栋在这里写了7年作业,读初二后来得少了些。“以前是父母不在家就过来,现在习惯了,家里有人也会来。和大家一起做作业效率高很多,不懂的还可以问何老师。”

“最初的想法很简单,就是帮邻居们分分忧。我是当老师的,就喜欢教孩子们。”何晓云说,这里辅导的孩子多数就住在这栋楼里,父母在同一个单位。由于他们工作时间不固定,经常出现晚上没人管孩子的情况,何晓云就主动把孩子往家引领,有时会给他们做做饭,甚至让家长晚归的孩子先小睡一会。

何晓云说,她会把义务托管班坚持办下去,也会用全部精力带好每一个学生。(周有强)

青年技工



有人说他是青年职工里的佼佼者,有人说他是刻苦钻研的发明师,他自己却在说:“我就是一个小角色,每天干好自己的本职工作。仅此而已。”

他叫王嘉森,中国铁路郑州局集团有限公司南阳工务段南阳线路车间的一名线路工。

2014年,王嘉森从石家庄铁路职业技术学院毕业后,就来到了南阳线路车间。这里是连接焦柳铁路、宁西铁路两大铁路干线大动脉的核心十字枢纽,每天过往列车近百辆。在车站站场内,100组道岔设备星罗密布。

王嘉森跟着师傅身后,一点一点地学。“这娃中,学东西快,踏实肯干,还爱钻研。”他的师傅魏海廷说。

2017年7月,车间接到紧急通知,需要在高温的天气下去铁路线巡道。王嘉森主动请缨,从工区食堂拿了一个馒头,接了一杯水,就出发了。

因为暴露在太阳下,铁路钢轨表面温度达到61摄氏度。等王嘉森下午4点回到工区,他的脚上磨出了两个血泡,血水将袜子和脚粘在了一起。

2018年10月正是铁路集中检修的季节。王嘉森所在的车间在韩堂站进行施工,由于内燃扳子松螺栓没有完全开,手拧不动,给检修工作带来了很大麻烦。王嘉森看见后,用弹条和扣板上的空隙卡到螺栓上,手再一拧,螺栓很轻松就掉了,大大节省了施工时间。

正是坚持不懈的努力,让王嘉森先后获得了“全路青年岗位能手”称号、段“2018年度青工业务技能挑战赛”第一名等多项荣誉。(李午阳)

福州内河管养将推行“双河长”制

四项关键指标实行“一票否决”

本报讯(记者吴锋思 通讯员孙漫)为给治理完成的河道更好的保护,福州正加快制定水系治理PPP项目“卷地毯”攻坚扫尾验收考核及日常管养等专属方案,“双河长”制将作为创新亮点,在城区内河全面推行。

福州城区黑臭水体治理工程建设指挥部相关负责人介绍,福州相关部门正加快制定《水系治理PPP项目“卷地毯”攻坚扫尾工作验收考核办法》,主要包含进度评定、质量评定、考核组组成、奖惩机制等内容。在关键的进度评定上,河道清淤、截污、不黑臭、管养机制等4项,将实行一票否决,考核时一项不达标即判定为不合格。只有进度评定通过,才能进入下一轮的质量评定。

此外,考虑到PPP项目的全生命周期为15年,福州在城区内河全面推行“双河长”制,共同协作开展内河日常管理。按要求,政府和中标单位将各指派专人担任各条内河的河长,即政府河长和企业河长。其中,企业河长主要负责河道的日常管养,政府河长将定期开展河道巡检,还将监督企业河长的护河工作,互相配合、互为制约。

结合“卷地毯”攻坚扫尾工作,福州将对沿河排口重新登记造册并现场挂牌,接受市民监督。水质是否达标,是判定河道当年运营是否到位的关键依据。城区每条河道都将建立在线监测站,由第三方运行维护,并委托第三方机构每月对每条河道进行抽样检测,全面掌握河道水质变化。如果水质检测结果不合格,将取消当年运营维护费用;连续两年或累计3年考核不合格的,解除合同列入福州建筑垃圾失信“黑名单”,同时报上级部门列入国家级、省级“黑名单”。

在北京SOS儿童村,在“妈妈”的精心呵护下,这些孤儿重新感受到了母爱和家庭的温暖——

有了“妈妈”就有了家

本报记者 汤宁娜

“妈妈,在这,我找到答案了!”6岁的男孩豆豆激动地呼唤“妈妈”。走进北京SOS儿童村,操场上一片欢声笑语,“妈妈”和孩子们组队玩小游戏,孩子们边跑边玩耍,笑容如同阳光般灿烂。

中国SOS儿童村创建于1984年,由国家民政部主管,是中国政府和国际SOS儿童村组织合作的救助孤儿的公益机构。目前全国共有天津、烟台、拉萨、北京等10所SOS儿童村。

34年来,中国SOS儿童村收养、抚育了大批失去亲生父母,失去家庭的孤儿,使他们在儿童村的家庭中,在“妈妈”的精心呵护下,重新感受到了母爱和家庭的温暖。

日前,《工人日报》记者对北京SOS儿童村进行了实地探访。

这是一份终生的事业

再过1个月,王秋英就将在儿童村工作10年了。

来儿童村之前,她也做过其它工作。一次偶然的机会,她从电视剧《只要你过得比我好》中知道了SOS儿童村的存在。剧中,没有血缘关系的一家人也可以相亲相爱的故事打动了她。

于是,她报名参加了儿童村的招聘考试。在她看来,能帮助这些孤儿过上幸福的生活,是一件特别有成就感的事儿,“这不是一份简单的工作,我想把它当作终生事业来做。”

如今,王秋英带的第一个孩子乐乐,早已从一个小不点长成亭亭玉立的姑娘了。“以前,她整天跟在我身后跑,现在,她做的饭比我做的好吃多了。”王秋英的言语里充满了自豪。

张兰和王秋英同年来到儿童村。刚来时,她只有28岁,几乎没有照顾孩子的经验,“但我特别喜欢孩子,我相信通过努力能照顾好他们”。

现在,她深得孩子们的喜欢。

SOS儿童村由SOS妈妈、兄弟姐妹、家庭住房和村落四个部分组成。儿童村采用小家庭分养方式,每个家庭有6-8名不同年龄、不同性别的孤儿,他们之间以兄弟姐妹相称,由一个妇女充当家庭中妈妈的角色。

为了集中与孩子们相处的时间,北京SOS儿童村的“妈妈”们每年一起休假80天左右,在她们休假期间,会由另外一位代班阿姨暂时承担起照顾孩子们的任务。

但刚开始休假的王秋英却选择放弃休假,回到了儿童村。“刚刚小升初的大女儿静静前几天说,自己的作业与日俱增,每门功课都有很多任务,一时间难以适应这样的环境和压力。”王秋英说,“要是等我休假两个月再回来,万一学习落下了,就很难补上来了,所以我得回来陪她渡过学习的难关。”

不同的孩子需要不同的对待

在北京SOS儿童村,每个“妈妈”需要同时照顾6到7个孩子。因此新手“妈妈”难免有些手忙脚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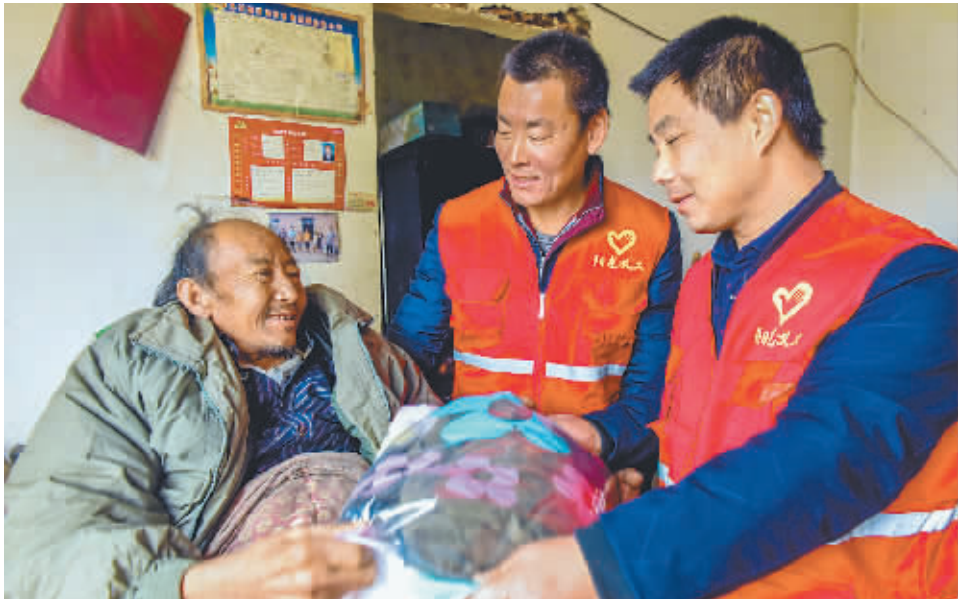
“我带的第一个孩子童童只有两岁,不能像与大孩子那样直接沟通,照顾他只能一点点地试探摸索,当时还真担心照顾不好他。”张兰说,刚到这里来的孩子多少有些认生,童童也一样,一到晚上睡觉就哭闹,还经常尿床。刚开始时,她有点慌,但后来发现只要抱着童童睡,就能安抚并缓解孩子的不安。

现在,童童已经离开了儿童村,但逢年过节都会给张兰打电话问候或发祝福短信,还经常回来看她。

王秋英的6个孩子如今都已上学了。让王秋英感到欣慰的是,哥哥姐姐不仅会带弟弟妹妹玩,还能帮着辅导弟弟妹妹们的功课。

不过,也有令王秋英困扰的地方。“每个孩子的班上,每一门功课的老师都会建一个家长微信联络群,这样一来,我手机里有二三十个家长群。”王秋英说,她为此还闹过一个笑话。

有一次,她想将一个微信群的名字备注改成“乐乐班级群”,没想到改的不是备注而是群名称,“乐乐



戳穿职业索赔、举报群体头上的虚假公益光环——

上海建立职业打假人“黑名单”制度

本报讯(记者钱培坚)近日,上海发布了《关于有效应对职业索赔职业举报行为维护营商环境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首次以官方文件的形式,正式使用了“职业索赔职业举报”的概念,并建立“黑名单”制度予以制约。

职业打假人的举报索赔,是否受到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保护,一直备受争议。长久以来,职业打假人通过“知假买假”“调包、夹带”等手段,不仅获取了巨大利益,也影响、干扰了企业的正常经营,还挤占了市场监管领域大量的行政资源。为此,上海市工商、法制办、12345热线办、公安局、食药监局等7个部门联合发布了《指导意见》,对于执法部门如何有效应对职业索赔职业举报提出了最新指导意见。

《指导意见》明确,判断职业索赔、职业举报等行为的标准,应当根据是否以牟利为目的,是否因生活消费需要,是否知假买假、购买商品是否明显超出合理消费数量、投诉举报的数量、相关行政复议和诉讼的数量等进行综合判断。

投诉举报异常名录信息的内容包括但不限于:姓名、身份证号、联系电话、联系地址、投诉举报数量、政府信息公开申请数量、主要反映问题、涉及领域或商品服务类别等。

市、区两级相关部门将定期梳理,完善投诉举报异常名录,在处理投诉举报、信访、信息公开、行政复议、监察事项时,要对职业索赔、职业举报行为重点关注,与普通消费者或者举报人进行适当区分,对职业

清风吹过,路边的香蕉枝头沙沙作响。

在海南儋州那大镇秀南村委会的一条硬化乡村小道上,两位老人正拿着弯刀清除路旁的杂草。

道路旁立着一块碑,上面写着这条名为“修德路”的历史,路过的村民会习惯性地驻足几秒。“2009年以来,吴昌汝、江绍满两位老人一直默默无闻、无怨无悔地为村民出行便利义务修路。2016年,儋州农村公路建设中两位老人修的路被硬化了,于是两位老人‘转岗’,又开始负责公路维护。”

本报记者 吴雪君

本报通讯员 梁振文

业索赔、职业举报过程中存在的失信行为,依法加强联合信用惩戒;对确认构成敲诈勒索、诈骗的相关人员,按照《上海市社会信用条例》的有关规定,纳入严重失信主体名单。

此次《指导意见》另一大亮点,是完善工作考核机制,对涉及职业索赔的相关投诉,不再纳入对各区市场监管部门投诉举报处理工作质量综合评估中调解成功率统计范围。

《指导意见》还提出,要依法严厉惩处敲诈勒索诈骗等行为。针对“夹带”“掉包”“造假”问题食品并通过要挟、欺诈等方式索赔以及长期进行不实举报,要求企业支付一定“好处费”等构成敲诈勒索、诈骗的行为,加强工作指导,依法严厉追究刑事责任。



SOS儿童村里的孩子正在练习书法。受访者供图

班上的其他家长被弄得莫名其妙,我赶紧把名字改了回来”。

“不同的孩子有不同的性格和特征,不同年龄也需要不同对待。比如年纪小的孩子更需要生活上的照顾,青春期的孩子更需要心理层面的引导和沟通。”张兰说,即便到现在,每带一个新孩子都是一次新的挑战。

一个“妈妈”,一个“家”

北京SOS儿童村里,有15个不同的家庭。不同的“妈妈”也形成了各个家庭不同的风格和特色。

每到周末,王秋英家庭的固定项目是球类运动。傍晚时先来一场集体热身足球赛,晚饭过后再进行羽毛球双打对战。“别看6岁的豆豆比同龄人长得瘦小,羽毛球赛场上他是能跟哥哥姐姐们打对的。”王秋英说。

比起王秋英家,张兰家则显得文艺许多。“我和我的孩子们最喜欢一起去超市挑选零食,喜欢参观博物馆学习知识,偶尔会练习书法,也喜欢一起手拉手去公园散步。”张兰的孩子们在文艺方面有着特别

的天赋,每年她的生日和“三八”妇女节,他们都会亲手给她制作贺卡和手工礼物。

“这些东西,我都珍藏起来了,等老了回想起来,这是多么美好的回忆啊。”张兰说。

今年暑假,儿童村组织村里所有的家庭一起外出郊游。郊游中,张兰和孩子们在没有提前商量的情况下,共同在沙盘上拼出了一个完整的家,花园、房子、餐桌、椅子、床,还有妈妈和孩子。“他们就如同我亲生的孩子一样,唯一不同的是我们家的孩子比普通家庭多一些。”张兰感慨道。

得益于儿童村“妈妈”们的付出,这些孤儿们得到了很好的照顾和教育。“您好,这是我们的家,请进来参观。”见到生人,这些孩子们有礼貌、不认生,而且落落大方。

“有好吃的东西,我们家孩子从来都会说‘妈妈,您先吃’,每天吃完饭后都会主动帮忙收拾碗筷。我生病的时候,他们还会照顾我。”王秋英很为自己的孩子们感到骄傲。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王秋英、张兰均为化名)

威胁用户信息安全——

90个恶意APP被曝光并下架

据新华社电(记者周润健)记者日前从国家互联网应急中心天津分中心获悉,通过自主监测、商店送检、主动爬取、投诉举报等四大方式,国家互联网应急中心近日共检测为恶意的APP90个,分别通知12个分中心协调27个应用商店、15个广告平台、4个人人网站、3个云平台等49个传播渠道下架这些恶意APP。

国家互联网应急中心天津分中心介绍说,自2014年起,国家互联网应急中心形成了基于全国31个分中心联动的移动互联网恶意程序传播渠道监测体系。2017年,中国互联网协会反网络病毒联盟建立了移动APP预置与分发渠道安全监测平台,面向手机制造企业、应用商店、网盘、等APP预置与分发渠道提供APP安全监测服务,并根据属地化管理要求,通过国家互联网应急中心各分中心对应用商店中出现的恶意程序进行通知下架处理。

记者了解到,此次被曝光并下架的这90个恶意APP包括豌豆荚、应用宝、酷云、易积分、葫芦侠等。这些恶意程序对用户信息安全造成严重的安全威胁。

国家互联网应急中心天津分中心安全专家提醒网民,一定要通过已备案的网站下载APP,欢迎广大网民对提供APP下载服务的境内接入的非备案网站进行举报。

全国性公益项目“焕新乐园”在江西落地

本报讯(记者卢翔 通讯员林潇)近日,江西省上饶市玉山县志愿者协会从全国108家公益机构中脱颖而出,与由阿里巴巴公益基金会、浙江妇女儿童基金会、中国少年儿童基金会发起的“焕新乐园”公益项目签订了服务协议,达成40户纯模块合作模式,成为该项目在全国签署合作协议的60余家社会组织之一。

据了解,低保家庭少年儿童起居环境简陋,缺乏独立的学习空间,因为家庭教育缺失等原因,过早承受来自生活的压力。“焕新乐园”项目通过对其居住环境进行改善和结对陪伴,实施从环境到心灵的关爱帮扶。目前,玉山县志愿者协会已在樟村镇各村(社区)筛选出40户低保户家庭中的6至16岁未成年人,确定为首批志愿服务对象,并将投入24.8万元资金实施帮扶。

两位老人义务修路护路,只为村民出行安全——

讨来“百家石”铺就“修德路”

乔南村委会副书记谢奕林说,为了学习两位老人无私奉献的精神,大伙儿把这条路命名为“修德路”。村民们说,老人修的不仅仅是路,还有服务乡亲的德。

吴昌汝今年93岁,江绍满73岁,他们都是当地的村民。谈起当年自愿修路的事情,二老说只是闲来无事,希望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方便村民出行。

在村子边,松涛干渠像条玉带缓缓流过,养育着一代又一代的村民。水渠的堤坝边上长满草,隐隐约约还能看出,这是条被废弃的乡村小道。

“堤坝的土是黄土,下起雨来就会泥泞不堪,骑着摩托车和自行车走在上边一个不小心就会栽跟头。”谢奕林说,之前,从乔南村委会到西联居(西联农场场部)有两条路,一条路是松涛干渠堤坝边的土路,长度2公里左右,一旦下雨安全隐患大,但距离

比较短。另一条路是从村委会绕行至北部湾大道,安全好走,但有6公里左右的距离。为了节省时间,很多村民冒险选择走近路。

有村民就因此而丧命,包括吴昌汝的好友老赖。出事那天,吴昌汝来到事发现场,只见老赖的自行车倒在水渠边,人早已不知所踪。经过打捞,在水渠的下游发现了老赖的遗体。

“就这样没了,怎么叫人不痛心?”吴昌汝说,好友的意外离世让他心痛。不久,他便与江绍满商量,希望帮乡亲们寻找一条安全便捷的出行路。

说于就干,二老决定带着柴刀重新开辟早年被村子遗弃的山道。

“修德路”虽然只有一公里左右,但每一块石头都是两位老人从附近施工现场或村民家里讨来的。“大家听说为了铺路方便乡亲们出行,都非常支持。”

吴昌汝说,在获得同意后,他便与江绍满推着手推车,精心挑选每一块铺路石。不知不觉中,原本坑洼的山间小道被铺满了“百家石”。

“铺路很辛苦,但能看到大家平安回家,我们感到非常满足。”吴昌汝说。

2014年8月,这条路上竖起了一块长220厘米、宽210厘米的大理石碑。石碑是镇政府竖起来的,命名为“修德路”,概述了两位老人修筑这条美德之路的善行,字里行间洋溢着赞许。

2016年,农村公路硬化施工企业驻乔南村委会,一块块路基石头被掀开,原本斑驳的路上重新做了路基,进行路面硬化。吴昌汝和江绍满又义务当起了公路养护员。

吴昌汝说,未来,他们还会尽其所能,为大伙儿做些力所能及的事。